

一个高等学府与一个村庄的碰撞

浙江宁海葛家村的“艺术试验”

本报记者 裴立华

浙江宁海葛家村，村里人自豪地说已有1200年的建村史，先祖还是抱朴子葛洪的叔伯辈。但在今年之前，这里已经是一个发展滞后的村落。

直到今年4月份开始的一场艺术试验，葛家村变了。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的艺术家来到葛家村，开展了一场“艺术家驻村”试验，与乡土农民碰撞、互动、融合之后，涌现了百余名乡村艺术家，葛家村成了艺术村。

这场艺术试验的目的不是玩艺术，而是“设计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借助艺术解决乡村问题，尤其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政府干、村民看”的村民主体意识不足问题。

激发村民的创造力和审美力

走进葛家村，随处可见石头垒起的“人”字形座椅，下面是溪里捡来的石头，上面是当地的青竹，充满设计感；

发黄的老墙上，寥寥几笔勾出远山，意境幽远；

老屋的长藤上，挂着竹筒做的五彩风铃；

斑驳的老窗上放一盆花，废弃的老宅门洞，放一张老旧的椅子；

房外一角，瓦片围起一片小石子，栽上两棵小树，构成一幅枯山水；

……

沿着小路走着，充满艺术感的小景点、小设计，目不暇接，充满文艺气质。

看着这些作品，同行的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十分感慨：“这些都是村民的作品，我们只是做了指导。”

在今年4月份从志强带着3名研究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村民的艺术设计，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从志强团队是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跑到人民大学请来的。

“历经建设、环境整治，这几年，宁海的乡村有了大变样。如何提升村庄品位，从洁化、美化向艺术化转变，推动农村更深层次的变革？”李贵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现实来看，宁海的乡村振兴和其他地区一样，普遍存在人才匮乏，“政府干、群众看”，规划设计千村一面，投入大、成本高……

民国时期晏阳初组织知识分子下乡，通过教育引导农民来发展乡村，“宁海是否来一场‘晏阳初试验’？”

“宁海一直重视文化，抱朴子葛洪从宁海出去，徐霞客400多年前在宁海迈出了游记的第一步，这里也是方孝孺、柔石、潘天寿的故乡，我们想是不是通过文化振兴来寻找乡村振兴的新途径？”

于是，李贵军找到了从志强。“你负责试验，失败了我们兜底。”

那时的从志强承接了全国各地不少乡村设计项目，“这些并不是我追求的乡村振兴模式，艺术家来了，火了，艺术家走了，凉了。”从志强说，我也一直想尝试，看看是否能成功？

“试验的核心就是在师生的指导下，激发村民的创造力和审美力，以村民为主体，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培养一支本土队伍。”从志强把这一理念称之为“融合设计”。

于是，不要一分钱，从志强带领3名研究生到了宁海。

不能靠“讲”，要靠“干”

刚到宁海，县里推荐了一个基础比较好的村，从志强看了摇头，觉得这样的村搞好了，推广起来也没有代表性。

到了葛家村，眼前除了一条主道，都是“破旧脏”。虽然村班子比较团结，但没找到好的发展路径。“就这个村了。”从志强说。

结果，第一天把村民叫到祠堂上课，人越听越少。“我们被认为是搞传销的骗子。”从志强回想起这个，忍不住大笑，“因为像大学课堂一样在‘讲’，不管语言多通俗、案例多有吸引力，老百姓不买账。”

一看PPT不行，从志强调整了上课模式，不能靠“讲”，要靠“干”，这才符合老百姓的特点。走村入户，问听课的村民能干什么？村民们有的会说砌石头、做泥水匠，有的是木匠、竹匠，但没有一个人说懂艺术。

开早餐店的村民袁小仙说，教授问我该干什么，我说会做点裁缝，教授说我可以搞艺术。“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

村内有一条约两百米长的巷子，环境脏乱。从志强叫上村民，就地取材，把溪坑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废弃的瓦片等，设计加工成了躺椅、树桩、围墙和风铃……巷子一下子变得漂亮了。

村民们一看：呀，原来这就是艺术？设计好像不是那么难。

简单明白了啥叫艺术，但完全让村民们接受艺术家的创意，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把躺椅，村民们就和艺术家吵了起来。

艺术家想在村里小广场设计一把椅子，椅背是两个大圆弧，这样既可以坐又可以靠。

可是设计图一出来，泥水匠葛运大和村民们就炸开了：圆弧形的靠背，像坟墓。

好好的一个创意，村民不接受，怎么办？从志强灵机一动，来了个激将法：你说我们设计不行，要不你们设计一个？

葛运大说，设计就设计！他用鹅卵石垒出波浪形做靠背弄出远山的形状，再给石头涂上彩色，效果还真不错。

这一次冲突，也让从志强深受触动。“我们的乡村设计，一定要符合当地的民俗风情。”

一点点变化，村民看在眼里。从质疑到看热闹，再到参与设计、动手，越来越多的村民跃跃欲试。

袁小仙做起了绒布玩具。从教授的学生帮助画了鱼，她花了一天一夜时间，做成功了。

“我没想到我居然会做玩具，真的好开心。”性格开朗的袁小仙迫不及待地要设计师再给她画其他动物，绒布玩具做得越来越顺手。

大象图案，设计师没有画尾巴，袁小仙觉得不顺眼，擅自做上了尾巴。设计师看完，跷起拇指为她点赞。

村民葛万永家的庭院很大，但杂乱无章。经从志强点拨，老葛以庭院内的一棵大桂花树为切入点，在树下放置了多边形的石凳，旁边空地铺上石子、种上花草。从志强帮他取名“桂香茶语”。

“我做了多年泥水匠，以前都是照着图纸做，现在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很有成就感。”葛万永说。



村民们的作品越来越多。

千年古井、百年老墙、近现代的铁门、木门，组合成了“时光场域”景观；

“石童乐”通过石块堆砌、排列，组成花瓣、饼干等形状，供孩子们玩耍嬉戏；

由废旧布料制作的“桂花树与生活”艺术布画，展现了村民的美好生活场景……

第一次驻村，人大艺术学院团队前后呆了12天，改造了10户村民庭院、8个景点。葛家村为此花了5.1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葛海峰和村两委成员都十分激动：“我们以前村里搞过建设，光设计费就是十多万，一条道路改造花了150万，没想到我们自己动手，才花这么点钱。”

隔阂的“心墙”也被打通了

从志强团队暂时离开回北京了，但他们播下的种子已悄然萌芽。从自家庭院，到公共空间的改造利用，葛家村“艺术化”的脚步没有停止。

许多村民都要了他的电话，随时联系他。分成的各个小组，建立了微信群，改造的项目都在里面咨询，改造好的项目都拍好照让从志强观看。

更没想到的是，项目的推进，让许多隔阂的心墙被打通了。

村中心有一处公共院子，产权涉及8户人家。长年以来，院子堆放着杂物，成为卫生死角。村干部提议把它改造为一处景观。

经过商量，8户人家全部赞成。如今，院子改造完成，有了一个雅致的名称——玉兰王院，成为村中一景。

村内一条道路旁矗立着4间棚屋，产权分属4户人家。因年久失修，棚屋破败不堪，大煞风景。

得知村里要改造，4户人家同意拆除棚屋，宅基地统一交给村委会使用。

经过整合提升，这里成了村民的一个共享空间。只不过地上，还用油漆标注着四家原来宅基地的位置。

欣喜之余，从志强把它取名为“四君子院”。

喜在心里的还有村党支部书记葛海峰，“以前村民不太关心村里事务。”葛海峰说，从教授的到来，改变的不单是村貌，更在于民心。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办一件事，凝聚力更强了。

村民叶仙绒跑去问从志强，她家能搞啥？从志强参观了叶仙绒家，发现有很多老物件，就建议搞个美术馆。

于是，仙绒美术馆产生了，展出的是家里老物件和自家孩子写的字、画的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叶仙绒家和邻居原本有多年的矛盾，两家隔着一堵围墙，常年不相往来。

眼看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叶仙绒找到邻居，说可以把自家的一块地让出来，两家一起把院子搞好。也想着美化庭院的邻居马上同意，立即围墙拆了，将自家院子也美化了一番。

“开美术馆后，心情很好，邻里之间关系也缓和了。”65岁的叶仙绒前段时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要设计、我会设计”

从志强团队再次来到葛家村，看到巨大的变化，激动不已，尤其是村民们对艺术的激情，已经被激发出来了：从你带我设计，变成了“我要设计、我会设计”。光围电线杆子的花坛，村民们就

自己设计了11种模式。

袁小仙工作室内的竹制桌椅、竹艺台灯、竹杯等都经丈夫葛国青之手做成，其中大型竹艺灯“葛家之光”，一端把竹子切成一丛竹丝，灯光从里面透出来，形成梦幻的效果，让人惊叹不已。

葛国青之前从没搞过竹制品，原来身体不好，现在天天沉迷于此，身体都好了很多。

袁小仙说，竹制品没卖出多少，工具倒买了很多，但夫妻俩觉得很开心，常痴迷得忘了吃饭。

村民葛诗富在村委会办公楼边上，设计搭建了一座竹亭，让许多参观的设计师惊叹不已。而这座亭子，总共花费不到3000元。

“我现在觉得艺术并不难。”葛诗富自信满满，他从山上砍来一棵桃树，钉在自家墙角，再黏上布桃花。

“墙角一枝花？”从志强问。

“不，转角遇见爱。”葛诗富说。

行走在葛家村，40多个景观让人赏心悦目。山清水秀叠加艺术气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村里还开起了酒吧。

这让村干部看到了希望。村里借势谋划乡村旅游。在村口，一条玻璃栈道即将完工。

葛海峰说，葛家村拥有800亩桂花林、6000亩竹山和150亩茶园，下一步计划打造一年四季有景的“桂语小镇”。

“人大椅”与“教授路”

中国人民大学——葛家村融合设计展拉开帷幕。

看到自己参与设计制作的作品陈列在展厅，做了30多年泥水匠的葛万永心潮澎湃。

在开展仪式上，葛万永和其他3位村民一起上台，表演节目“三句半”，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对葛家村的支持。

葛家村宣布成立“乡建艺术团”，86名村民从从志强手中接过“乡建艺术家”聘书。其他村来学习，前童镇的鹿山村、西店镇的崔家村和葛家村共建艺术乡村。

葛万永、葛诗富这些“乡建艺术家”被请去当艺术顾问。

“葛家村试验”让宁海的乡村振兴更加坚定要走一条艺术振兴乡村的新路。目前，人民大学、中国美院、宁波大学等10所高校的艺术系，也已经和宁海县签订了合作协议。

宁海县委书记林坚说，宁海将艺术振兴乡村扩面提质工作纳入正在进行的第二批主题教育破解难题之中，强化艺术家驻村、艺术提升品位、艺术改变生活三大行动，让人民群众真正有获得感、幸福感。

目前宁海宣传部门评选出首批文化名家名匠和文化优才34名，与农村结对共建。

“葛家村试验”给从志强的艺术生涯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和境界，“把农村广阔天地作为课堂，让艺术回归生活，乡村大有希望。”

现在从志强走在葛家村，每个人见到他都会热情地叫“从教授”。

村里的躺椅被称为“人大椅”，从志强改造的第一条巷子，村民们把它改成了“教授路”。

“教授路”上，立着一块石碑，感谢从志强和他的学生们对葛家村的贡献……

专门来参加设计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说，葛家村的设计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实践，是对乡村德治和乡村现代性的有效践行，是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的创新。

新华社郑州11月12日电（记者王丁、韩朝阳）沿着白墙灰瓦掩映下的河岸边步道漫步，村支书武松生总觉得眼前的“江南小镇”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发展旅游“改头换面”的村庄与他50余年朝夕相处的“灰头土脸”的穷山村反差巨大。

就在3年前，武松生还完全想不到豫西伏牛山深处的穷山沟里能建起让城里人看着漂亮、住着舒适的民宿，更想不到一家民宿每年能挣几十万元。

武松生的家乡在河南省嵩县黄庄乡三合村，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的嵩县是深度贫困县，“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地下没矿，山上无林”的三合村是大山深处最穷的村。老一辈三合村人与贫困斗争了几十年，开荒种田，日夜苦干，但限于自然条件，土里刨食终究无法摆脱贫困。

“地在山上挂，旱涝都害怕，一场大雨来，要啥都没啥。”59岁的武松生用一段顺口溜描述靠天吃饭时村庄的贫穷，“全村415户，133户都是贫困户。”贫困曾乌云般遮蔽三合村人脱贫致富的愿望。

转折发生在2016年，外出求学归来的年轻人冯亚珂为村里闯出了一条旅游致富的门路。美术专业毕业又在郑州办过4年美术培训班的冯亚珂，深知原生态村落的开发价值。“远山、密林、小河、民居，很多学校、画室都需要这样的写生基地，我一直谋划着回村里发展写生经济。”他带着筹集到的150万元资金回到家乡，拆了自家的旧房，建起了村里首家农家宾馆，主要接待写生学生，不出所料，开张半年宾馆就营收20多万元。

冯亚珂的成功让村里百姓看到了发展旅游的前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三合村结合异地扶贫搬迁，改善基础设施，修缮古民居，新建宾馆民宿，整体打造村容村貌，吸引70余家画室签约合作，逐渐成了写生专业村，三合村也由此叫响了“手绘小镇”的名号。如今，25家农家宾馆年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年收入约400万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看好良好生态带来的发展机遇，更多像冯亚珂一样的三合村人回乡创业。30岁的高彪曾长期在外带团组织拓展培训，他发现愿意亲近自然的人越来越多，“河里摸个鱼，玩玩泥巴，都成了孩子们热衷的夏令营项目。”于是，跟随冯亚珂的脚步，高彪将团队拓展、夏令营等项目带回了山清水秀的三合村，仅2019年暑假期间，高彪就接待了万余名游客。

见识广、懂市场、会经营的三合村年轻一代逐渐开发出更多旅游项目，与越来越多的村里人共享旅游红利。“七八十岁的老人，坐着当一个小时模特，就能挣15块钱。”武松生说。如今的三合村已发展为集写生、摄影、研学、培训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2018年，三合村脱贫摘帽，盘旋在村子上空的穷云散了。

“会呼吸”的村巷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王凯）初冬午后，暖阳怡人，徐正奉靠坐在门口的摇椅上，欣赏着房前巷子里的青石板路。原始古朴的青石板大小不一、错落有致，沿着2米左右宽的村巷从头铺到尾，两侧的绿植也顺着巷子分列排开，为小巷铺上了绿色的“花边”。

“我们这巷路会‘呼吸’。”徐正奉得意地说。然而就在几年前，他还对巷子里铺石板路十分抵制。

为便利乡村旅游发展和脱贫攻坚项目实施，2017年起山东省五莲县每年投入5000万元实施“巷巷通”工程，鼓励群众就地取材、透水铺装，使村内小巷全部硬化。徐正奉所在的户部乡黄巷子村是全县首批实施“巷巷通”工程的村庄。

“为什么不铺水泥？高效又实用，还能晒粮食。”徐正奉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很多村民的心声。